

# 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的局部整合

张天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三代之际,古国林立,芮为其一。由于文献记载疏简,使后世对其了解甚少,仅知芮为姬姓,在商代后期业已存在,见于《诗经·绵》、《史记·周本纪》等篇章。芮、虞两国最初应是比较邻而处,故有田畔之争,因欲请周文王调解,有幸被史家涉及。西周一代,仅有两位芮伯被提到,分别处西周早期和晚期,此后多年又无声息。至春秋早期的后段(前708年),《左传》等书又有了一些相关的记载,但仅过60多年,便为秦所灭,芮国从历史上消失。

令人欣慰的是,历史的痕迹并未被一场征战彻底抹去,韩城梁带村两周墓地的考古发现正在开始激活这段尘封已久的记忆。2005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开始对墓地进行了勘探发掘,至今已确认墓地内的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达1000多座,发掘大、中、小型墓葬4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数以万计。尤其是M27等大墓出土铜器的铭文更为珍贵,“芮公”、“芮太子”等文字将墓地与久违了的古芮国联系在一起。由于承担了墓地2007年的发掘工作,促使自己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略陈于此。

## 一 芮国早期居地分析

芮国墓地发现于陕西韩城梁带村,实出学界的意外。因为史书所记韩城境内在周代有韩、梁两国,并无芮国的线索。但有芮在陕西大荔的说法,《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谓“虞在河东大阳县,芮在冯翊临晋县”。《汉书·地理志》曰:“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芮乡,故芮国。”《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南芮乡故城在同州朝邑县南三十里。”同州本是大荔,北魏称华州,北周改同州。朝邑即今大荔县之朝邑镇(20世纪50年代以前为县),在大荔县城东约14公里处。其南三十里则位于渭河北岸与洛河南岸的沙苑地区,土层脊薄,下多积沙,非土厚水深之域,并不是很理想的人居之地。芮国处之,似较艰难。

加之此地处黄河以西,与大河之东较远的虞国似不会产生争田之讼。张守节《正义》认为《地理志》“芮在临晋者,恐疏”之语不无道理。《秦本纪·正义》按:“(陕)州芮城县界有芮国城,盖是殷末虞芮争田之芮国是也。”此说弭合了两国分居黄河两岸,相距较远的问题,似乎

比较合理一些。

但晚近又有虞、芮最早在陕西陇县一带,周初改封于东部之说。

倡导者齐思和以为,从来说的虞在山西平陆是春秋之虞,而非周初之虞国。据陇县为汉代汧县地,《地理志》汉汧县有“吴山在西。古虞、吴通”,“芮水出西北,东入泾”等考证,认为“是虞、芮同在陇县,地相毗邻,地在岐山西北,古之虞、芮当即在是”<sup>[1]</sup>。张筱衡本之而谓:“芮就是《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的‘芮水,出西北,东入泾’之芮,地点在今甘肃华亭县。”<sup>[2]</sup>也有据乾隆《陇州志》载发源于华亭县境内,西南流经陇县城北,东南入汧河的北河也曾叫芮水,认为“芮国原在今华亭与陇县境内当无可疑”<sup>[3]</sup>的说法。

梁带村墓地的“中”字形大墓 M27 出土的青铜器中有 1 件提梁卣(M27 1021),形制、纹饰均有西周早期青铜卣的风格,不类该墓以鼎、簋等为主体的春秋早期铜器的特征。特别是卣腹的长冠大凤鸟纹,似未在其他地区的青铜器上发现过,1998 年陇县出土的 1 件青铜方座簋腹部饰的正是这种纹饰<sup>[4]</sup>。该卣提梁两端兽首的双角呈手掌形,也不见于其他发现,同样与陇县方座簋耳兽首的角雷同。

梁带村 M27 出土的半环状带銎钺,后 M502 又出土 2 件。这是一类非常罕见的青铜兵器,据统计国内原有这类钺 4 件,传世 1 件收藏于天津博物馆,沔西张家坡 M170 出土 2 件<sup>[5]</sup>,另 1 件出土于甘肃灵台白草坡 M1<sup>[6]</sup>。也就是说,出土地点明确的均在泾渭地区。沔西作为西周都邑出土一些各地有特色的器物似不奇怪,但梁带村与灵台两地出风格相同之物,其中有无关系似应关注。注意过 M27 资料的读者应可觉察到该墓有不少早期遗物,所出之钺为其一。形制、纹饰均具西周早期特点,应是其随葬的祖传之物。但 M502 的两钺均呈西周晚期风格,那就说明此类戈在芮国可能是一种传统文化因素。而这种因素还出在芮水中游的灵台白草坡,并不见于它处,也许暗示了芮国的原

居地距灵台不是很远,才可能使用基本相同的器物和文化因素。

铜器钺的形制和提梁卣的纹饰特点等,共同指向了一个范围较小的区域——陇县附近。这似乎告诉我们,芮国的故地确是在陕甘交界的芮水上游地区。河东的虞、芮(或说是朝邑),可能是周初徙封之地,梁带村遗址应是益封的采地或因其他原因迁徙而至。

## 二 芮居韩城的年代范围

随着“芮公”等铭文器物的成组出土,以及墓葬均北向,未见殉人等周人墓特征的显现,这里为芮国墓地基本已成定论。梁带村现已确认墓葬有 1300 多座,应当不会是短期内所形成,其存在的时间范围也是许多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依据近年的考古收获,可初步进行一些分析。

“中”字形墓 M27 是墓地已知的最大墓,铜器铭文表明其为一代芮公,出土文物数量极多。但随葬品时间跨度极大,非同时期之物。以年代最晚的成组鼎、簋等而论,均早不到西周晚期是可以肯定的。发掘简报认为“M27 的年代最有可能在春秋早期”<sup>[7]</sup>,应是比较正确的看法。M26 及 M19 的年代也被推断在同一时期<sup>[8]</sup>,不过据墓葬出土器物的风格和铭文提供的有关信息,似有早晚的差别。

M26 为“甲”字形墓,随葬品数量也较多,品级很高,以玉器丰富见长,未出武器,墓主应是女性。葬于 M27 的右下侧,应是其夫人。墓内铜器多铸有“仲姜作为桓公尊”鼎、簋、壶等的铭文,可知墓主为仲姜,是铸器者。但所作诸器并非为了自用,而是为其夫桓公所作的祭器,故称尊鼎、尊簋、尊壶等,可见 M27 应称为芮桓公墓。仲姜诸器当在桓公去世不久铸作,而非为仲姜自用器甚至随葬品,故形制特征显示的年代与桓公墓的最晚铜器相近。其他无铭的铜器包括几件所谓弄器,多应是仲姜生前使用之器,故除少量较早者外,应多与桓公墓晚期铜器属于同期。



图一 梁带村 M26 出土仲姜壶



图二 梁带村 M19 出土铜壶



图三 梁带村 M28 出土铜壶



图四 芮太子白壶

M19也是“甲”字形墓,在仲姜墓之西,亦未出土兵器,随葬品明显少于桓公和仲姜墓,但应属于一组墓葬,被推测为M27的次夫人是有道理的。该墓的随葬品风格与前两墓有一定差别,除了次夫人的级别偏低的原因外,也可能是其去世的年代较晚,因其年龄可能较桓公、芮姜为小有关。铜器形制、纹饰多缺少了精致的感觉。就形制特点变化明显的铜壶而言,仲姜壶盖的捉手几与盖体等大,鼓腹开始变小(图一),已与西周晚期壶盖捉手小于盖体,腹部较圆鼓,容积较大等特征相去较远。表明仲姜壶虽可能属春秋早期器,但铸作的时间已较晚。

M19所出铜壶盖捉手略大于盖顶周边,壶腹容积更小(图二),形制、风格明显有别于仲姜壶,可知铸作的年代更晚于后者,应代表晚一阶段的特征。与其近似者有2007年发掘的M28所出铜壶<sup>[9]</sup>,但后者的盖捉手明显大于盖周(图三),可能还要晚于一些。但总体特征应属同一阶段,与仲姜壶差别颇为明显。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芮太子白壶<sup>[10]</sup>,体态匀称,盖捉手明显小于盖周,腹较圆鼓,环耳的兽首长鼻上卷,有西周晚期壶的特点(图四),与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叔五父壶<sup>[11]</sup>等西周晚期典型的方体壶近似。腹部饰长冠凤鸟纹似有更早铜器的装饰风格,但颈部长体勾连龙纹又显得并不是太早,故其铸作应为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芮桓公墓所出一对铜壶形制、纹饰均接近此壶,或是桓公早年所铸,距其年代较近。

著录或收藏于博物馆的芮太子白铜器还有鼎、壶、等,仲姜墓也出土了1件铜鬲,均应是同一人之物。这些器物的形制、纹饰均属于西周晚期的特征,可看做两周之际芮国铜器的代表。

芮国铜器中附耳鼎是一类较多的器物,传世的芮太子鼎<sup>[12]</sup>为其一。该鼎口微敛,深腹圆底,附耳蹄足,上下腹饰窃曲纹和垂鳞纹(图五),与北赵晋侯墓地M8等西周晚期或略

晚的墓葬所出的同类器近似<sup>[13]</sup>,可知其也属于两周之际。梁带村M26出的附耳鼎圆腹较浅,无垂鼓现象(图六),已呈典型春秋附耳鼎的样式,和该墓的壶一样代表一个阶段。M28出的鼎腹更浅,底近平,蹄足向腹外移,纹饰线条滞涩草率(图七),代表芮国晚期附耳鼎的形制。这些说明,芮国附耳鼎在春秋的不同阶段也存在差别,与壶具有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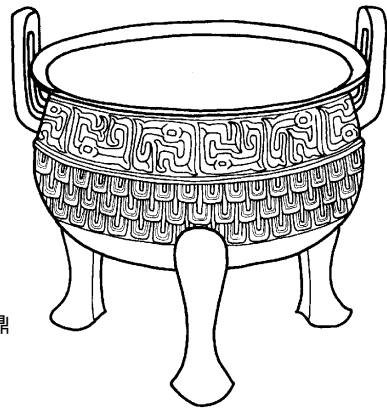
据上述,芮国春秋早期的铜器就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芮太子白组铜器,有鼎、鬲、壶、几类。年代约为西周末年至东周初期的二三十年间。

第二组:芮桓公墓晚期铜器,仲姜墓的大多数铜器,芮太子白鬲不在其内。年代约为春秋早期前段偏后,或可说是春秋早期中段三十余年。

第三组:以M28出土铜器为代表,M19的铜器也可归该组。年代约为春秋早期后段的三十年或略久。

梁带村北区墓地距芮桓公墓等南区有200余米,应不会是很短时期内所埋的墓葬。发掘证实了这一认识,墓葬出土的铜器、陶器以及玉器的特征显示这些墓葬基本属于西周晚期,显然要早于南区墓葬,说明墓地是自北向南依早晚埋葬的<sup>[14]</sup>。“甲”字形大墓M502约相当于宣王时期,中型墓M586的铜器时代显得略早一些,与M502相距较近,时距应较小,也可能属于宣王时或可略早。可以认为,2007年



图五  
传世芮太子白鼎

发掘的北区墓葬属于梁带村墓地最晚的一组西周墓。

从 M502 为代表的墓葬组向北,还钻探出 100 多座墓,其中有两座亦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依据墓地向北渐早的情况分析,这些墓葬应有一部分属于西周晚期的偏早阶段,其中两座东西排列的大墓 M560 等有可能早到厉王时期,代表了一组西周晚期较早的墓葬。

故我们初步认为,梁带村墓地的西周墓葬应可分为两组:

第一组:包括墓地北部 M560 等未发掘的百余座墓葬,年代可能为厉王前后。

第二组:以 2007 年发掘的 M502、M586 铜器、部分玉器及陶器为代表,包括其他的小型墓,年代约为宣王时期前后。

从墓地排列的布局观察,M560 一线之北还有一定数量的墓葬,其年代也许会更早一些。故我们推测墓地形成的时间或为西周中晚期之交。

上述说明,梁带村墓地于西周中晚期之际开始形成,经历了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两个较大的时间范围。春秋第三组墓葬之南,虽未勘探出带墓道的大型墓葬,但仍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型墓,表明墓地在该组墓之后仍在使用。按照《史记·秦本纪》穆公二十年(前 640)“秦灭梁、芮”的记载,进入春秋中期三四十年的芮国就被秦穆公所灭,第三组墓以南的墓葬也可能就是梁带村墓地的最后一批入葬者。已探明此区尚有四五十座墓,与时间范围比较似略少但也大体相当。按说这一时期还应有一位或两位芮公(或芮伯)葬入墓地,但勘探范围未见带墓道的墓,是钻探区位置的偏误,还是这些公(伯)墓就存于



图六 梁带村 M26 出土铜鼎



图七 梁带村 M28 出土铜鼎

已发现的较大无墓道的墓中,尚需将来的工作确认。

《秦本纪》自德公后每见梁、芮来朝等记载,可知当时两国居地邻近。史书记载梁在韩城西南 30 里,而韩城东北发现了芮国墓地,与记载较吻合。这就证明芮国自西周中晚期之际居于韩城境内,直到灭国再无迁徙,200 余年的岁月就在这里度过。墓地东侧的黄河岸上梁带村及化石寨周围的遗址内,采集的陶器也以两周之际的居多,少量早者可到西周中期偏晚,竟与墓地的发现相对应。看来,芮国徙居于此地的时间很可能确是西周中期的后段,而此前有可能在大荔或山西芮

城境内。

### 三 仲姜及芮国后期的一些史事

现在已经肯定梁带村 M26 是一代芮公的夫人——仲姜之墓葬,按照我们的分期,其墓的铜器应处春秋早期的中段。学界一般将秦德公元年(前 677)作为春秋早、中期之界线,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春秋(东周)之始,春秋早期的时间范围应为 93 年。若平均分配,每段得 31 年。早期的中段应在公元前 739~前 708 年。而在史书记载的公元前 708 年左右,芮国发生了一系列较大的事件。

最初是芮伯被其母所逐,事在公元前 709 年(《左传·桓公》三年)，“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次年(前 708 年),秦宪公攻芮因轻敌而失败。《左传·桓公》四年“秋,秦攻芮,败焉,小芮也”。同年,周室与秦联合伐魏,掳去芮伯万。可能是秦为报复攻芮失败的举动。《左传·桓公》四年“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古本《竹书纪年》所载为“周师、虢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之”,其中有虢而无秦,有可能是《纪年》从略。

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多与芮伯被逐有关。

芮伯万显然为其时的芮国之君,其母出自姜姓,而称为芮姜。考古资料表明同一时间段内,芮国确有一位来自姜姓国族的芮公夫人,就是 M26 的墓主,称为仲姜。仲姜为其夫芮桓公作祭器表明芮公已去世,执政的应是其儿子。在国别、时间、人物姓氏和关系等条件均较吻合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芮伯万之母芮姜,与 M26 的墓主仲姜应为同一人。按照周代妇女称谓的习惯,仲姜作为芮国的夫人,当然也可称芮姜。那么,史书所记的芮伯万,实际也就是仲姜的儿子,芮桓公的继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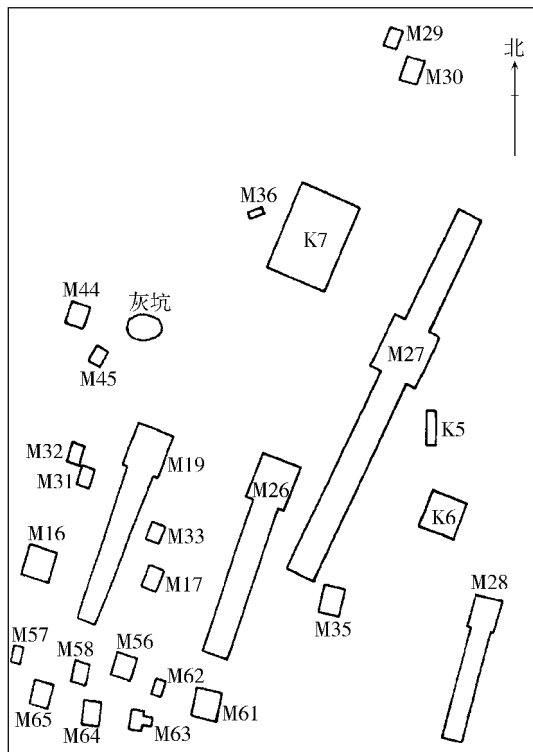
因为仲姜厌恶已为国君的儿子宠幸的人太多,就将其驱逐出境,可知其人必为一位刚强果敢的女性。后来发生的事件,也许能予证

明。国君被逐,国内秩序势必受影响,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正在关中扩展其势力的秦宪公,看准了这个难逢的时机,便率兵前来攻芮。本想一个无君之国,兵锋所指必然唾手可得,不料却惨败而归。

反观君主缺位的芮国,御敌之策的筹谋,自然非驱逐国君的仲姜夫人莫属。说明仲姜不仅处理内政果断,而且抵御外敌有术,是一位颇有韬略的女政治家。

秦宪公受此打击,已不敢轻视芮国,再直接兴兵讨伐。但可能是出于报复的心理,秦国联合周王室军队等一起围魏,掠走了已经出逃在外的芮伯万,让其母仲姜为自己儿子的命运担忧。

《左传·桓公》十年,“秋,秦人纳芮伯万于芮。”经过 6 年之后,秦人又将芮伯万送回芮国,目的可能是为了与芮修好,因为当时秦国有内部纠纷。秦宪公去世后,大臣废太子而立少子继位,为避免内外交困的局面,采取了弭合外



图八 梁带村南区墓葬分布示意图

怨的手段,送还芮伯万。也许暗示这一段仲姜主政使芮国实力增强,秦不愿两国的矛盾继续下去。

墓地布局表明南区的桓公墓 M27、仲姜墓 M26 和 M19 为一组,2007 年发掘的“甲”字形大墓 M28 在其东南约 30 米处,有独立的车马坑(K6),应自为一组(图八)。上文业已明确,在梁带村墓地发掘过的大墓中,M28 的时代最晚。我们将其排在春秋墓葬的第三组,年代为春秋早期的晚段。M28 出土的随葬品丰富,青铜礼器组合为五鼎、四簋、四鬲、两壶、盘、盂等;兵器有戈、矛等;还有成套的乐器编钟、编磬等。虽未发现文字资料,但随葬品却是除了桓公墓 M27 以外配置最高的大墓,故我们在简报中指出其也可能是一代芮公的墓葬,为 M27 的儿子辈<sup>[15]</sup>。

现已清楚 M27 的墓主芮公是芮桓公,M26 的墓主是仲姜,也就是文献记载的芮姜。既然芮姜就是仲姜,芮姜的儿子芮伯万,当然就是仲姜和芮桓公的儿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 M28 的墓主就是芮伯万。

M28 的随葬品丰富,青铜礼、乐器等配置显示作为一代芮君的应无疑义。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样的一座大型墓葬内,除了外棺顶出土了三件玉戈外,墓主身上居然没有佩戴任何玉器。在周代,可是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讲究的。2007 年发掘的中、小型墓内,约有半数也随葬一件或多件组玉器。但 M28 的墓主作为国君级别的人物,在埋葬时不佩以珠玉,其必有特别的缘故。

芮伯万自公元前 709 年被母逐出,至前 702 年秦人纳还,前后 8 年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应是备尝艰辛。即使本有佩饰之物,在长期奔波中必将散失殆尽。归国之后,应能自省其身,过不尚修饰的简朴日子可能是汲取教训的反映。甚至在去世时除了显示国君身份的礼、乐器具、车马武备外,珍宝饰物一件未置。从这一方面来讲,M28 的特殊葬制也与芮伯万适合。随葬的众多青铜重器未铸铭文,纹饰多较草

率,显有不尚华美的倾向,是否也与墓主曾经的经历影响有关,不可不察。

#### 四 结 语

梁带村墓地的发现是近年西周考古的重要收获,对研究芮国历史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仅是对目前可以观察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芮国初居地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我们通过对部分文物的文化因素,基本支持可能是在陕西陇县一带的看法,大荔或芮城应是徙封,韩城则有是后来的迁居。数十座墓葬发掘出土文物的特征,以及调查资料等说明芮国徙居梁带村一带可能是在西周中晚期之际,经历了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及中期前段,先后长达 200 余年。因为南区墓葬的时代约为春秋早期的中、晚段,通过 M26 的铜器所铸的“仲姜”等铭文、有关墓葬的年代、人物身份等分析,指出了《左传》等文献记录的芮姜就是 M26 的墓主仲姜,M28 的墓主则是芮姜的儿子芮伯万,并使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得以复活,无疑是有意义的。

附记: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梁带村两周墓地研究”的阶段成果之一。

- [1] 齐思和《中国古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 年。
- [2] 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1958 年第 3、4 期。
- [3] 尹盛平《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第 153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
- [4] 陕西历史博物馆《三秦瑰宝——陕西新发现文物精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 [6]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
-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韩城梁带村遗址 M27 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6 期。

- [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 M26 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1 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韩城梁带村遗址 M19 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2 期。
- [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 M28 发掘简报》,《考古》2009 年第 4 期。
- [10] 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故宫青铜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58 年。
-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吉金铸华章》,文物出版社,2008 年。
- [12] 《西清古鉴》,光绪十四年辽宁书馆铜版影印本。
- [1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1 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北区 2007 年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 [15] 同[9]。
- (责任编辑:王 霞)

## Par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istory Record of the State of Rui and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Zhang Tian'en

The excavation of Liangdaichun Graveyard has promoted the study of the Rui State in Zhou Dynasty. According to history record, people of the State of Rui had lived in Dali, Ruicheng, and Hancheng. By analyzing some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the author considers the original place of residence of the state was the area around Longxian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Dali, or Ruicheng, should have been a vavasury of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oved to Hancheng at last. The unearthed objects and relative research suggest that the State of Rui should have moved to the area around Liangdaicun in the middle or late Western Zhou, lived there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till the middl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 group of bronzes with inscriptions of "Zhong Jiang" (the second child or the second daughter of the family of Jiang) unearthed from tomb M26. The age of the tomb, and the social position of the occupant of the tomb suggest that the occupant should be Rui Jiang recorded in *Zuo zhuan*, and the occupant of tomb M28 should be her son, Rui Bowan.



### 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北区 2007 年发掘简报

梁带村墓地位于陕西省韩城市东北约 7 公里处, 2007 年 3~11 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联合对其进行发掘。此次发掘分别在南、北、西三个区域进行, 其中在北区共清理 22 座墓葬和 1 座马坑, 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 丰富了我们对该墓地以及周代芮国文化的认识。M502 出土铜鼎的铭文对于研究毕公家族世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 M502 出土的木俑及 M502、M586 的棺架痕迹在西周考古中为首次发现。

### 河北张家口宣化战国墓发掘简报

2000 年 9 月, 在张家口市宣化区发掘清理了 6 座战国晚期墓葬。其中 M14 和 M15 的墓主可能为夫妻, 属土一级的贵族。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 较为重要的器物有铜提梁壶、玉龙形佩、错金铁带钩、铜六山镜等, 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北方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 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的局部整合

梁带村墓地的发掘推动了周代芮国文化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部分文化因素的分析支持芮国初居地在陕西陇县一带的观点, 史书说居大荔或芮城应是徙封, 韩城应是其后的迁居。出土器物及调查资料说明, 芮国徙居梁带村一带约在西周中晚期之际, 经历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及中期前段, 居此长达 200 余年。M26 出土成组“仲姜”铭文的铜器, 根据墓葬的年代、墓主身份等判断墓主应为《左传》所记的芮姜, M28 的墓主则是其子芮伯万。